

YINGXIONGZHI

英雄志

“金盾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第二部 ①

神剑擒龙 | 忠义孤臣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京华出版社

YINGXIONGZHI

[英雄志]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神剑擒龙 忠义孤臣

—
台湾

孙

晓

著

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雄志 第2部/孙晓著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3.9

ISBN 7-80600-813-6

I. 英… II. 孙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8374 号

本书简体字中文版由台湾讲武堂独家授权。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著 者 孙 晓

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(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100011)

(010) 64258472 64255036 64243832

E-mail: jinghuabjb@yahoo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670 千字

印 张 35.5

出版日期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600-813-6/I·114

定 价 56.40 元(全三册)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来人已到三丈开外，终于停下脚来，睁着野兽般的铜铃大眼，直直望着自己。很高，很壮，肩膀宽阔地像只站起的牛，不太像人的长相。哲尔丹虎目生威，反瞪着眼前的恶鬼。九尺身材，加上鬼也似的丑脸，乍一见到，确实会让人联想起魔王。






神剑擒龙

(五) 神剑降世

YINGXIONGZHI

一尺、两尺、三尺，瞬间往两旁激射而出，只听啪地一响，卓凌昭手中依旧握着一截铁胆，但铁胆两旁却已生出寒森剑刃，竟成为一只长达丈许、双面生锋的奇异兵刃！



忽听一声叹息，伍定远斜目看去，满天纸雨中，一人孤身悄立院中，这人身穿白衣，背上负着行囊，却是杨肃观。

YINGXIONG

忠义孤臣

(一)

宦海前程



忠义孤臣

(五)

忠义孤臣枉痴心

激战之中，秦仲海极力辨认此人身份，只见那刺客身穿夜行装，脸上还罩着黑布，除了一双粲然生光的眸子，其余五官都给遮掩了，着实认不出此人的来历。

Y I N G X I O N G Z H I

[英雄志]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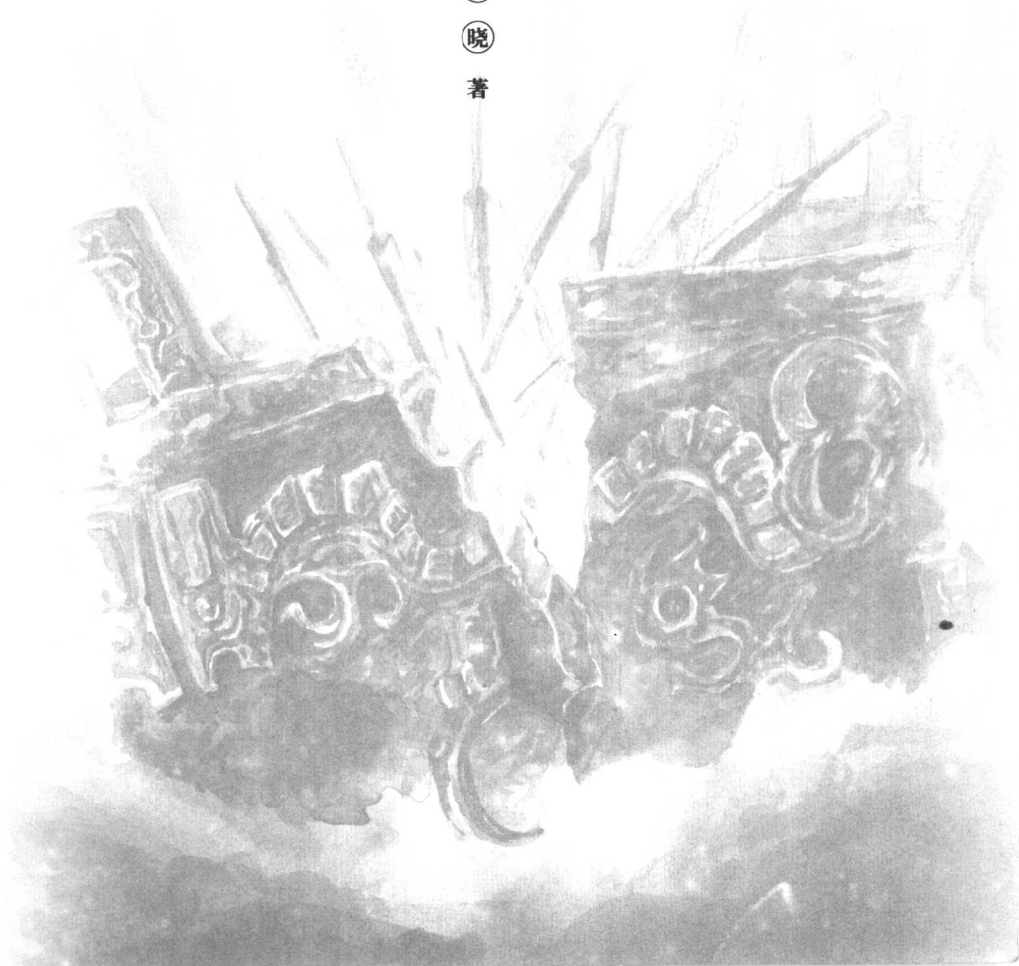
神剑擒龙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





一、三重惧

景泰三十四年，鞑靼翁金城，九月初三，天阴。

恐惧是什么？

恐惧，是胆怯畏缩的娘亲，是大声哭嚎的近邻……

恐惧，是世间最无益的情感。

就像羞耻、悲伤一般，恐惧是如此的无用，如此地令人鄙夷……无益于成功，无益于胜利，只益于苟延残喘，卑颜屈膝……

鞑靼国第一高手，哲尔丹这样教导着弟子。

自六岁丧母以来，五十七岁的哲尔丹不曾再落下一滴泪，也不曾感到一丝迷惘与恐惧。他是可汗最仰仗的武将，弟子心头最崇仰的慈父。他是北境匈奴最能打的人，身長九尺，铜筋铁骨，额角峥嵘。

“无畏者，无敌也！”

当哲尔丹用铿锵有力的阿尔泰语吼出这句话的时刻，他的身影仿佛便是战神的化身。

这就是哲尔丹，北疆沙场的无敌勇士。

有奇怪的声响。

喀，喀喀，喀喀喀……

好生诡谲，仿佛有野兽在嚼碎人骨，浓烈的杀气弥漫四周。那咀嚼声自远而近，由幽入明，伴随着远处兵卒的低沉哭声，黑暗中，仿佛罗刹到来，降临翁金城。

罗刹，西方佛国的凶神，会吃人的恶鬼。当它迈入宫城，此





地即将成为人间炼狱，哀号与哭声，惨绝人寰的血腥屠场，将会让幸存百姓永难忘怀。

罗刹到来，已在宫门不远。

魔王降临，天地孰能挡之？

我能挡。我的名字叫做哲尔丹。

黑暗中，哲尔丹屹立正门，炯炯目光像是两盏明灯，照亮了惊骇中的翁金城。

宫门正前，黑暗无光，死神跨过满地的尸首兵刃，一步步地朝哲尔丹行来。

千名兵卒，数百侍卫，无人能够阻挡恶鬼潜入宫城，唯一的屏障，只剩下哲尔丹的一双铁拳。哲尔丹清楚自己的使命，作为最后一道防线，可汗的天威，妃子的贞节，都必须用自己这双铁拳守卫住。

无尽的黑暗，低沉的哭嚎，孤身一人面对妖魔，这样的处境让人感到绝望。

也许常人会因此畏缩吧，但站在这里的人叫做哲尔丹，漠北第一人，蒙古第一高手，匈奴北境最能打的人，他有许许多多的称号，来者即便是真正的妖魔，他也没有退让的理由。

在蒙古，他绝对是无敌的！

来人已到三丈开外，终于停下脚来，睁着野兽般的铜铃大眼，直直望着自己。

很高，很壮，肩膀宽阔，像只站起的牛，不太像人的长相。哲尔丹虎目生威，反瞪着眼前的恶鬼。九尺身材，加上鬼也似的丑脸，乍一见到，确实会让人联想起魔王。

会怕吗？不巧得很，自己恰好也是九尺高矮，连一寸也没差。不同的是，他哲尔丹可不是站起的牛，他是步行的雄狮，从塔克拉玛干到戈壁间最强的雄狮。

“停步！”雄浑的吼声从哲尔丹的喉间冒出，简洁有力，足让所有敌人心悸。

来人停下了，好似在回答哲尔丹的吼声，他的喉间也发出了嘶嘶声响。





黑暗中，铜铃大眼生出异光，嘴唇下森白的牙齿露了出来，上头还沾着碎肉，让他看起来更不像人，连牛也不像，只像只怪物。

哲尔丹望着怪物，问道：“想活？”他手指远方，冷冷地道：“滚！”

简洁，直接，毫无挽回的余地，这便是哲尔丹说话的调子。

黑沉夜色中，对方咧开了嘴，挂着笑，褐红色的牙龈让人想吐。

冷笑、蔑笑、轻视的笑，对方没有退让，便是挑衅。哲尔丹的声音撕裂了诡异的夜空，震天价响：“你要战，便作战！”

蒙古第一高手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喊出了成吉思汗的名言，霎时间，排山倒海的真气从体内狂涌而出。力道爆发，哲尔丹重重向前踏下，刚猛无俦的掌力扑击而去。气势之强，足以傲视北境数十国。

轰！巨力相互撞击，沙尘飞扬，对手身子一晃，哲尔丹也是一晃。

对手没有倒下，那么自己呢？

哲尔丹望着脚下，地下现出了深深的凹痕。这个足迹是他留下的，青石地板深达寸许的足印，那是只有绝世高手才能踏出的痕迹。

不过，也只有往后退开的人，才会留下这种痕迹。

哲尔丹发怒了，他暴喝一声，击出了第二掌。

双掌对撞，巨响声中，有股怪力向前冲来，撞开了哲尔丹的右掌，他的脚踝感到了疼痛。那股莫名力量还在向前袭来，刹那间，鞑靼国第一高手的胸腹发闷，他必须把浊气吐出。

想要调匀呼吸，对手没有放松，他主动发招，又是一掌击来。

第三次对掌，只闻轰然大响。这次哲尔丹必须力灌双腿，不然自己会倒下。再一掌，他喘着气，又一掌，想要弯腰，终于，第五次对掌，哲尔丹伸手捂住了胸口。

“怎么会这样……”无敌的勇士咬着牙，问着自己。





黑暗无光的夜晚，除了自己浓重的喘息声，他什么也听不到。魔王嘶嘶冷笑，还在向前走来，十尺、五尺、三尺，终于触手可及。眼前的景象慢慢模糊，五十七岁的自己，武功体力俱达巅峰，他若挡不下眼前的妖魔，天下孰能挡之？

哲尔丹的脸色已成铁青。掌心开始出汗……心跳渐渐加快……嘴角微微颤抖……

这是什么感觉？九岁随父亲第一回出猎，在山道上亲见了黑熊，是不是现下这个样子？

没法子再想，又是一掌来了，这是第六掌……

哲尔丹听到奇怪的声响，那是自己的呕血声。

怎么回事？脑中一直浮现天堂地狱的情景？

怎么回事？泪水不断从眼角流下？

这是什么感觉？是屈辱？还是羞愧？

不！不！这种熟悉的感觉是……

是恐惧？

是恐惧！

四十岁那年，他向天发誓，即使天山崩塌于前，他也不会为之惧怕。五十岁那年，踩着高丽国最强手的身躯，他赫然发觉，天下再也找不到让他畏惧的东西。

在这死前的一刻，他居然怕了？

望着那蕴有无边神力的妖魔，哲尔丹第一次体会了身为人的渺小，无奈、恐惧、悲伤、乞怜……种种感情淹没了他……好似一个漩涡，不断地将他吸入无边苦海……

霎时之间，哲尔丹仰天狂啸，他撕裂了衣衫。发出巨大吼声的他，双掌并力向前。

“无畏者，无敌也！”

能够压倒心头恐惧的，只有自己这生笃信的信念，当勤修苦练的内力排山倒海般移出丹田时，他再没想过自己的生死。

荣誉、职责、练武人的志向，尽在双掌之中。

作为妇孺弱小的守护神，北疆国境的万里长城，此刻的哲尔丹，肩负着保卫行宫御驾的职责，他有不能败的理由。





九月初三……这一夜，鞑靼国翁金城像是打了一场仗……
一场惨烈莫名的战役……

景泰三十四年，中国居庸关，九月二十二日，细雨。

练剑的，很少不知卓凌昭；练拳的，无人不识少林灵定。就像写书法的一定听过王羲之，念佛经的必然认得鸠摩罗什，千百年下来，每行每业总要摆几个顶尖儿的大人物给你瞧。便连剃头的、擀面的，多半也会出一两个名震遐迩、远近驰名的人物，这便是“行行出状元”的意思。

武学里的状元们，个个身怀绝艺，也各有远大志向。

宁不凡习武，求的是武学道法的完备，自身武功的极境巅峰。

卓凌昭练剑，求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笑傲武林，睥睨群雄。

天地任我独行，沛然莫能挡之，那是方子敬的境界。渡己渡人，造化万物，那又是少林和尚的宏愿。总而言之，侠心与武学的绝妙搭配，缺一不可。

少了信念，就成了暴汉，杀人不眨眼的妖魔鬼怪。为此，武林间的师父们无不细心教导徒弟，入门前考察人品，下山前谆谆嘱咐，都是要练武之人秉持侠心。

少了侠的武，会变成什么模样？

听过“萨魔”两个字吗？

就有这么一个人，练武只为杀人，只为奸淫掳掠无人能挡。引领这人一次又一次立于寒风、抖擞拳脚的，竟是为了领略杀人的无穷乐趣，以及那奸淫强暴的快感。

要知道他的事，只要越过居庸关，找个带家伙的人一问，那人定会跳起身来，暴喝道：“你是谁！问萨魔做啥？”

举凡蒙古出身，练武练剑，听到这两个字，莫不是双眉一轩，倒抽口冷气，接着便要满身杀意、大为戒备。

这个萨魔，平常只要不巧撞见了，老远瞧个半眼，便算是倒了两辈子大霉，哪晓得今几个刚巧不巧，咱们安道京还真三生有幸，偏被他遇上了这位老兄，还要一路随这鬼怪行走，直达十天半月之久。





“他妈的！这怪物就是‘萨魔’么？怎会让老子遇上了？”

安道京坐在马上，苦着一张胖脸，眼角瞅着背后的囚车。

秋风斜雨，天色阴霾，大批锦衣卫好手从官道行来，马蹄声响，却不闻分毫说话之声，连安道京也收起疲懒，手掌不离刀柄。

来人共计六十三人，分三圈守护一辆囚车：最外圈共计三十人，诸人骑在马上，提疆带刀，徐徐前进；第二圈好手缓缓步行，散列在囚车四周，只见他们全数空手，腰间悬着钢索，个个神色凝重。

最内一圈只三人，各自骑在马上，紧挨囚车之旁。这三人身着官袍，当前一人面如枣色，足跨骏马，正是安道京。

六十三名好手押解一人，连锦衣卫统领也到了，足见车中囚犯的要紧。

囚车顶开了一处方孔，犯贼的脑袋从方孔中凸了出来。那头颅面罩黑布，看不到脸面，但看他头大如斗，定是高大无比的巨汉。囚车里铁索紧绕，绑住了硕大的身躯，除一颗脑袋突出车外，其余全被铁索牢牢缚住。

车牢钢栏，径若茶碗，铁索也有拇指粗细，若非如此，怕也关不住这等熊虎之徒。

虽说防备森严，万一这魔王挣脱铁索，扭弯钢栏，来个破笼而出，那事情可麻烦至极了。也是为此，车旁还有一道防护，只要这怪物稍有妄动，两大高手随时准备将他一刀斩杀，绝不留情。

大车左右各立一人，四道目光冷若寒冰。左是“河北最快刀”陈旋制使，此人崆峒出身，号称“抽刀断水，一削破空”，乃是江充亲自出面，向直隶都指挥使手下借来的大将。车牢右侧一条壮汉，乃是“午门断颈爷”刘德，刑部下手最辣的刽子手。此人体型高壮如牛，号称能倒立出刀，闭眼断头，无论情势多为难，他都能在须臾间出刀，乃是刑部赵尚书主动出借的好汉，绝非寻常刽子手可比。

左是最快刀，右是断颈爷，若有稍动，两柄刀便如利剪夹下，绝无手软可能。

只是防卫越森严，越显出一行人的色厉内荏。到底这凶徒是





谁，怎有这般可怕气势，让这六十三人个个心惊胆战？

萨魔，恶贯满盈的暴徒，便是此行押解的囚犯。

身长九尺，力担千斤，杀人不眨眼的狂徒。据说九月初三那夜，此人仗着一身神功，伪装成禁军侍卫，潜伏到鞑靼国翁金城行凶。不仅杀死无数禁军高手，还将大名鼎鼎的哲尔丹打成重伤，而后肆虐行宫，烧杀奸淫，逼得可汗仓皇逃出。

有何深仇大恨，非要如此挑战可汗天威？

据哲尔丹事后转述，萨魔没有理由，只是新练了一套神功，想杀人习练，寻常百姓不是对手，只有到大内去找了。

这岂止是目无王法而已，简直是失心疯啊！

数千火枪，数万兵马，狂怒至极的可汗出面邀约，三山五岳、五湖四海的好汉纷纷出手。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连中原的几名耆宿高手也受邀出马，北上蒙古追杀萨魔。

只是萨魔生性狡猾，虽被高手追捕，仍是从容逃亡。他辗转窜入海西女真，而后路经多伦、开平等地，沿途所过，无不杀害军民妇女，手法残暴，恣意妄为。最后，来到了中国北境要塞居庸关。此人一旦入关，中原必定生灵涂炭。居庸关守将听闻风声，急忙向朝廷求援，数千兵马严阵以待。

不知幸还是不幸，这名暴徒面对中国守军，居然没有抵抗，便活生生地被捕获了。

平白捡了个大便宜，中国守军自是大喜过望。消息传到关外，可汗立即修书一封，盼中国能以两国邦交为念，将此人押解北国，可汗要亲手砍杀泄愤，以慰无辜惨死的爱妃。

眼看可汗如此痛恨此人，这凶徒反倒变得炙手可热起来。太子太师江充老谋深算，如何愿意平白交货？当此奇货可居，江充打起如意算盘，预备将此人押入京城天牢，也好来做樵大买卖。

便是为此，安道京奉命押解暴徒，将之带回北京。

“启禀统领，那家伙十天没吃了，咱们可要给他些吃食？”

天色已黑，锦衣卫众人圈坐火堆，各自烤火。耳听下属过来禀报，安道京头也不抬，径自怒骂：“放屁！给他吃多了鹿肉，难免长了气力，到时跑出牢笼，你来挡啊！”





他咒骂两声，低头咀嚼香喷喷的鹿肉，又加了一句冷笑：“活活饿死这凶徒，也算是替天行道，百姓会感激咱们的。”

那属下听了这话，便是一阵摇头，道：“统领啊，临行前江大人细细交代，不是说要囚犯完完好好地回到京城吗？咱们可以揍他，却不能真把这小子饿死了。”

听了“江大人”三字，饶那安道京阅历无数，还是禁不住身子发冷，脑海中浮现出一张留着短髭的笑脸。那张脸平素总是笑得好生畅快，便连交代那句名言：“没用的东西，拖出去砍了”，脸上总也是挂着那副奸笑，那笑脸如此诡异难测，好似要笑掉你的七魂六魄，一想便让人心烦。

安道京回首望着囚车，那颗罩着黑布的头颅，仍然孤伶伶地凸出车外。那“河北最快刀”一手拿着鹿肉咬食，一手提着宝刀防备，仍不敢掉以轻心。安道京哼了两哼，只得道：“好啦！你就拿两块鹿肉过去，好好喂他吃了！”

眼看属下走了过去，安道京咒骂两声，只管低头吃肉，忽听脚步声响，一人走到自己背后，唤道：“安统领。”

安道京转过身去，只见一条壮汉站在眼前，正是“午门断颈爷”刘德。那“断颈爷”虎样身材，此时却面露倦容，好似有话要说。

安道京知道刘德刑部出身，绝非自己下属可比，自也不便失礼，站起身来，颌首道：“怎么样？刘兄有事指教？”刘德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安统领，说好三班守夜，轮流看守那囚犯，怎地方才陈制使过来吩咐，说你今夜另有要事，又不能轮守了？”

此行六十三人中，最内圈便是由三大高手联手看管。这三人以安道京武功最高、地位最隆，但也以他行径最懒，白日里还好，黑夜里若要他彻夜不眠，就近看管囚车，那可会要了他的老命。

安道京听了刘德的说话，只哦了一声，眯起了眼，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气。

刘德咳了一声，把话又说了一遍。安道京拉紧衣领，打了个哈欠，讪讪地道：“你听了，非是本官不帮忙，只因本官身怀要务，每晚都要批阅公文，实在无暇监督，只有劳烦你两位多担待

